

樓蘭新史

孟凡人 著



中國·光明日報出版社
新西蘭·霍蘭德出版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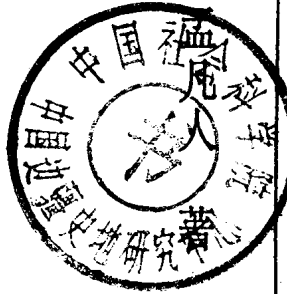
中國邊疆·民族歷史和文化研究

5

七

中國邊疆·民族歷史和文化研究指南叢書

樓蘭新史



责任编辑：马 奕 申 伟

封面设计：陈建华

楼兰新史

孟凡人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新西兰霍兰德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三河县潮河印刷厂印刷

787×1092 32开本 9印张 170千字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7-80091-086-5/K·36 印数：1—1000册

定价 9.80 元

2748/32

編輯委員會（以姓氏筆劃爲序）

編委：

史金波（常務）、 邢玉林（常務）、 李世愉、
馬大正（常務）、 馬奕、 黃振華（常務）、
曹國瑞、 楊齊隆、 蔡家藝、 盧勳（常務）、
B. Holland（常務）

主編：

馬大正、 史金波

副主編：

B. Holland 黃振華

學術顧問：（以姓氏筆劃爲序）

呂一燃、 季羨林、 陳清泉、 劉榮焱、 戴逸

序

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是幅員遼闊的多民族國家，是世界上少有的始終保存歷史傳統和領有基本地域的國家。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在中國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顯現出多方面的社會作用，同時也多棱面地反映出當時社會的特點。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作為人類文化的寶貴財富為世界所矚目。在當前中國社會迅速發展變化的時代，中國的歷史文化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仍然起着難以估量的作用。要研究中國、發展中國，不能不了解有特色的中國歷史文化，這一事實已經引起當代政治學家、經濟學家、歷史學家和民族學家高度的重視。

中國民族歷史文化，作為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早就以其豐富多彩的內容、濃郁的民族特點和傳統的魅力，引起國內外專家的注目。近些年來，中國民族歷史文化的研究形成了繁榮發展的嶄新局面。上萬篇的專題論文和數以百計的專門著作相繼推向學界；有見地的新論層出不窮，有作為的一代專家脫穎而出。這對進一步研究中國的民族問題和深入探討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起着重要的推動作用。目前，這個學科仍然保持

着良好的發展勢頭。

中國地域遼闊，有漫長的邊界線，陸上疆界長 2 萬多公里，大陸海岸線 1 萬 8 千多公里。中國的邊疆問題不僅牽涉統一的多民族的中國的形成和發展，也與中外關係有極密切的聯系；中國邊疆地區多聚居少數民族，又與民族問題有舉足輕重的關係。因此，研究中國邊疆不僅是研究中國現實不容忽視的一個課題，也是研究中國歷史文化的一個重要側面。近年來，通過中外專家的努力，中國邊疆史地研究方興未艾，形勢喜人。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方針後，民族地區、邊疆地區在政治和經濟改革中的戰略地位以及在對內搞活和對外開放中的特殊作用，使中國民族歷史文化和中國邊疆問題更成爲中外政治家和各方面人士所注意的熱點之一。爲了給想了解中國的國內外朋友們提供更多的方便，我們編輯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叢書——中國邊疆·民族歷史和文化研究指南》，將陸續出版同讀者見面。它將從中國民族歷史文化和中國邊疆兩個方面向讀者展示中國悠久歷史的風采。我們希望這套叢書成爲讀者走向認識中國之路的一座橋梁。

叢書中的每一冊爲一專題。撰寫者都是在該學術領域有深厚的研究基礎，發表過力作的專家。各冊篇幅不長，然其內容豐富，對該專題的主要內涵、基本資料和研究概況均有系統的介紹和論述，足以成爲打開某一知

識領域大門的鑰匙，成爲繼續深入研究這一學科的指南。各册英文提要將另編出版。無論是中國學者還是國外的朋友，無論是專業工作者還是業餘愛好者，都可能從本叢書中得到有益的知識和信息。我們懇切地希望同讀者一起出好這套叢書。

這套叢書由中國光明日報出版社和新西蘭 B & T Holland 出版有限公司共同出版，是中、新文化交流發展的結晶。B & T Holland 出版有限公司的 B. Holland 女士爲此書的出版做了大量友好而熱情的工作，我們感謝她對此書的貢獻。

編輯委員會

1989年7月

目 錄

前 言	(1)
第一章 緒論	(3)
一、樓蘭問題研究概況	(3)
二、樓蘭概說	(14)
第二章 樓蘭地區土著文化略析	(23)
一、樓蘭地區是新疆古代文明的搖籃之一	(23)
二、漢通西域前樓蘭人的社會生活形態	(27)
三、漢通西域後的土著文化	(31)
四、樓蘭城的崛起與土著文化的發展	(36)
第三章 兩漢樓蘭史譜新篇	(44)
一、最早的絲綢之路	
——“樓蘭道”的開闢、興衰和作用	(44)
二、“樓蘭道”上的橋頭堡	
——土垠、居盧倉、龍城和姜賴之虛	(60)
三、兩漢“樓蘭之屯”	
——伊循屯田與索勵屯田	(83)
四、伊循遺址追蹤 (一)	
——米蘭古城不是伊循故址	(90)
五、伊循遺址追蹤 (二)	
——L K 古城當是伊循故址	(101)

第四章 魏晉樓蘭史的再現……………	(115)
一、魏晉樓蘭史編年與西域長史職 官系統的復原……………	(115)
二、魏晉樓蘭屯田概況……………	(140)
三、魏晉樓蘭城社會實態概觀……………	(153)
四、樓蘭古城的性質（一） ——樓蘭古城不是樓蘭國和鄯善 國的都城……………	(168)
五、樓蘭古城的性質（二） ——樓蘭古城是西域長史治所……………	(213)
第五章 前涼樓蘭史的探尋……………	(233)
一、李柏文書的年代……………	(233)
二、前涼樓蘭史編年……………	(244)
三、李柏文書出于樓蘭古城……………	(255)
四、前涼樓蘭史與樓蘭史的終結……………	(265)
主要參考書目……………	(274)

前 言

樓蘭，在西域史中是一個非常響亮的名字。近百年來國內外的碩學大儒，圍繞着樓蘭的歷史、考古、人種和地理學等方面問題的論爭此起彼伏，各種潛心研究的著作連篇累牘。其中特別是樓蘭史和樓蘭考古學的研究，更格外受到學者們的重視。

樓蘭史，是樓蘭諸問題中的核心，同時也是西域史中的大難題之一。在這個領域裏，先學們雖然費盡心血，成果累累，但是迄今仍有許多不明之處，樓蘭史還很難自成體系。有鑒於此，本書擬改變前人主要依據文獻資料，就某些個別問題進行孤立研究的方法，擺脫將樓蘭史附屬於鄯善史的研究模式。根據樓蘭地區的特殊情況，在充分注意它與鄯善史密切關係的前提下，把樓蘭地區作為一個完整的地理單元和歷史單元從鄯善史中分離出來。將其視為獨立的樓蘭地區史，在宏觀與微觀相結合，歷史文獻與樓蘭考古學相結合的基礎上，進行綜合研究，再現樓蘭地區的歷史。

上述區別於前人，另辟蹊徑的研究方法，使我們有可能在繼承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一些新問題和新見解，對樓蘭史進行新的論證，以求基本揭示出樓蘭

史的內涵，較完整地勾畫出樓蘭史的大致輪廓，展現樓蘭史的新面貌。故本書取名為《樓蘭新史》。除此而外，由於樓蘭史的研究還涉及到地理學等相關的學科，並與樓蘭諸方面問題的研究進程密不可分，所以本書在不同的章節中對這些問題也略作了較全面的介紹和論述。因此，《樓蘭新史》在一定程度上，又可成為讀者了解樓蘭問題及其研究情況的指南。

孟凡人

1990年元月

第一章 緒論

一、樓蘭問題研究概況

(一) 羅布泊與樓蘭古城調查簡況

自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對羅布泊、樓蘭古城及其附近地區不斷進行的科學考察，考古調查與發掘，為研究樓蘭問題奠定了重要的資料基礎。因此，有必要將這些調查的情況簡介如下：

1. 1876年—1877年：俄國軍官普爾熱瓦爾斯基到阿不旦調查，他將喀拉庫順誤認為羅布泊。由於喀拉庫順是淡水湖，位置又較清朝實測的羅布泊緯度偏南一度，所以他斷定清朝的實測地圖是錯誤的。此說遭到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的反對，他指出普氏考察的湖泊不是中國地圖上的羅布泊，真正的羅布泊應在普氏所見湖泊之北。於是引起了關於羅布泊的位置之爭。

2. 1889年和1893年：俄國軍官科茲洛夫兩次到羅布泊考察。他認為羅布泊北部的廣泛湖相沉積，是孔雀河的湖狀泛濫，與羅布泊沒有任何關係。科茲洛夫仍堅持普氏觀點。

3 . 1896年：瑞典地理學家斯文赫定於1896年3月
到羅布泊一帶調查。他在北緯 $40^{\circ}30'$ 的地方見到四個小
湖，湖的周圍有許多乾涸的河床。這些湖泊與清朝地圖
標明的羅布泊方位一致，但形狀不同。他認為這就是羅
布泊的遺跡，從而證明了李希霍芬的推論是正確的。

4 . 1900年—1901年：1900年3月28日，斯文赫定
發現樓蘭古城。此外，他還在羅布泊附近發現一條寬100
米、深4—5米的乾涸河床。他確信塔里木河曾經流過
這裏注入羅布泊，後來河流改道南流。1901年3月之初，
斯文赫定發掘樓蘭古城。他根據古城所出佉盧文簡牘
“Kroraina”一詞，推定古城原名叫樓蘭。主張公元前
77年以前，樓蘭國都在樓蘭城，此後都城則遷到了若羌。
他還根據樓蘭古城漢文簡牘紀年下限在公元330年，以
及古城附近洼地比南部喀拉庫順地勢低的現象，認為4
世紀初葉以前羅布泊在北部。4世紀初以後，由於堆積
作用的發展，河道改變，北部湖泊縮小、消失，遂在沙
漠南部形成了新的湖泊。後來南部的湖泊又因各種堆積
物沉淀抬高，而北部原來乾涸的湖盆則因強烈的風蝕變
凹，結果湖水重新回到北部。斯文赫定根據上述推論，
提出了羅布泊游移說。

5 . 1905年—1906年：美國學者亨廷頓到羅布泊地
區調查。他從氣候變化對環境的影響出發，提出了羅布
泊是“盈虧湖”說。即湖泊隨着氣候濕潤和乾燥而擴大
或收縮，認為現在的羅布泊是經過兩次乾濕變化保留下

來的。

6. 1906年—1907年：1906年12月中旬，英國學者斯坦因發掘樓蘭古城（LA）和 LB 遺址。出土了許多漢文和佉盧文簡牘，以及其它遺物。據此他斷定樓蘭古城被放棄的時間，應距漢文簡牘紀年下限330年不遠。1906年12月初和1907年1月，斯坦因兩次發掘米蘭古城及其附近的佛寺遺址。他主張米蘭古城即是鄯善國都扞泥城。1907年2月至3月，斯坦因從米蘭向敦煌出發，調查了米蘭到古代玉門關的交通線。

7. 1909年：1909年3月，日本學者橘瑞超到樓蘭地區進行調查，發現了著名的李柏文書。

8. 1910年末—1911年初：橘瑞超發掘樓蘭古城，發現部分遺物。此外，還調查了一些其它遺跡。

9. 1914年：1914年1月斯坦因到米蘭，2月1日向樓蘭進發。途中發現了LK古城，以及LL、LM等遺址。1914年2月中旬，斯坦因再次發掘樓蘭古城。並發掘了LC墓地，發現了LE、LF等遺址。先後出土了許多漢文和佉盧文簡牘、以及絲織品等遺物。此外，斯坦因還對羅布泊和古河道進行了考察。他認為羅布泊的位置，隨着河流的遷徙而經常變化，指出河流的回轉是沒有周期性的。斯坦因在樓蘭地區考察完畢後，從此向敦煌進發，調查了樓蘭與古代玉門關間的交通線。

10. 1928年：瑞典學者貝格曼，在孔雀河沿岸及北部山地進行考古調查。關於樓蘭古城的性質和羅布泊的

位置，他基本同意赫定的觀點。

11. 1930年：1930年4月，中國學者黃文弼到羅布泊北岸一帶調查，發現了著名的土垠遺址及一批漢簡。據此他認為樓蘭國都很可能在土垠以西不遠。但是，他到晚年時在《羅布淖爾沙碛中之古城和遺址》一文中（未刊），又提出了LK古城是打泥城的論點。

12. 1931年：1931年春，中國學者陳宗器 and 英國人郝勒，從敦煌玉門關出發，調查了玉門關至羅布泊的古道。同時還調查了樓蘭地區古代遺迹，採集了銅鏡、銅錢以及石器 etc 遺物。

13. 1934年：1934年4月初，斯文赫定一行從庫爾勒出發，乘獨木舟至羅布泊考察。沿途調查了一些古代遺址，並發掘了幾座墓葬。根據這次考察，赫定進一步確認了羅布泊游移說。提出了羅布泊以1500年為周期，南北循迴遷移的理論。

貝格曼在孔雀河沿岸，及其附近地區進行考古調查，發現了著名的“小河”5號墓地等一批墓葬和遺址，並作了一些發掘。

黃文弼再次到孔雀河沿岸進行考古調查。在土垠之西發現古道、居住遺址、石器遺址、墓葬，以及水渠、柳堤等重要遺跡。關於羅布泊位置的變遷，他基本同意赫定的意見。

陳宗器再次到羅布泊地區考察，測繪了羅布泊，並標出羅布泊的位置、形狀和面積。他認為羅布泊的位置，

隨着注入的河水分配情況而遷移。羅布泊有時進入到喀拉庫順，有時回到原地，提出了羅布泊是“交替湖”說。

14. 1954年：蘇聯學者西尼村到羅布泊地區考察。他認為由於盆地基底發生塊狀位移，而造成羅布泊的遷移。提出羅布泊的遷移，是新構造活動引起的理論。

15. 1959年：中國科學院新疆綜合考察隊地貌組，進入羅布泊北部地區考察。通過這次考察，他們初步否定了羅布泊是“游移”或“交替”湖的論斷。

16. 1979年—1980年：新疆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於1979年6月和11月，1980年3月至4月，三次組隊到樓蘭古城和孔雀河沿岸調查發掘。他們校正了樓蘭古城的經緯度，發現了古城外的乾河道和與之相連的城內水渠。發掘了城外及孔雀河沿岸的墓葬，取得了一批新資料，提出了一些新見解。

17. 1980年—1981年：1980年5月—7月，1980年11月—12月，1981年5月—6月，中國科學院新疆分院羅布泊考察隊，三次深入羅布泊湖盆及其附近地區，進行水文地質、地貌、土壤、植物、動物、化學和歷史地理等專業的綜合考察。這次考察是羅布泊考察史上時間最長、範圍最廣、內容最豐富、成績最大的一次。通過這些考察，他們對樓蘭地區的歷史地理，以及其它學科方面的問題提出了較系統的意見。並基本上否定了羅布泊“游移”湖說（注：中國現在仍有一些學者主張羅布泊遷移說，但其具體說法和論據與赫定等人有些區別）。

18. 1988年：1988年3月底—5月底，新疆維吾爾

自治區文化廳樓蘭文物普查隊，對米蘭古城、米蘭佛寺遺址、LK古城、樓蘭古城等遺址進行了普查，並採集了一批遺物。

以上諸次的考察和調查，詳情請參見本書正文，及書後的參考書目。

（二）樓蘭問題研究概況

總觀近百年來樓蘭問題的研究，大體上主要是圍繞着地理學、歷史和考古學進行的。在地理學方面，羅布泊的性質及其變化的原因，是集中探討的核心問題。據前所述，這種探討可基本分為兩大階段。第一階段，1876年至1934年（1915年—1927年屬間歇期）。自普氏挑起羅布泊位置之爭後，對羅布泊的考察日益頻繁，對羅布泊問題的探討日漸深入，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假說和推論。最後至1934年達到高潮，以斯文赫定“游移湖”說取勝而告終。在這個階段，列強諸國的學者們唱主角，中國學者是配角，羅布泊成為世人矚目的學術探討和列強角逐的舞台。第二階段，約從50年代中期開始直至80年代。第一階段之後，世界局勢動蕩不安，緊接着就是抗日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和中國的解放戰爭，羅布泊的考察因而中斷，研究也沉寂下去。新中國成立後，百廢俱興，羅布泊問題再次被提到日程上來。從此中國依靠自己的力量獨自進行考察（僅初期有個別外國人短期介